

X

國難的故事

施 瑛 著





國
難
的
故
事

施
瑛
著

開
明
少
年
叢
書

民國廿五年十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少年叢書
國難的故事故

有著作權不翻印

著者 施 瑛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北平楊梅竹斜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給讀者的信

——代序——

我的讀者：

我常常想要明白這一會事：我們的國家，爲什麼現在到了這個地步呢？滅亡的危險，已經臨到了我們的眼睛前面。我們的弟兄，有的已經做了別人的奴才，有的快要套上奴才的鎖鍊。難道真像我們的大人先生所說一樣，我們中國人是注定的苦命嗎？我不相信。我去找尋書本，讀了許多歷史書；這些書本裏，有各種不同的記載。它們告訴我，我們的國家，從前有過光榮的時代，有過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但自從外國的大老闆們到中國來做生意之後，便叫中國一天不如一天。中國的國勢從強盛落到現在的破敗樣子，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這些書本上的記載，總算叫我滿足了。但是我爲了找尋這些東西，

費了好久的功夫，讀了幾尺厚的書本；我想現在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像我一樣的疑問，都要明白這一會事，可是未必每個人有功夫像我一樣的做。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東西，講出來，讓大家知道。但是我的文筆很拙劣，不能夠像那批戴方帽子的先生們一樣，原原本本地與深地做得像大學裏的講義；或者用很好看的辭句寫成激昂慷慨有聲有色的文章。非得我的讀者，看學校裏的講義總怕頭痛，讀激昂慷慨的文章，結果又怕太空洞，得不到什麼。還是讓我像鄉下土老兒一樣，用頂通俗的話寫出來吧。我不會說什麼專門的名詞，我不怕有人說我的東西粗俗，不像什麼文章。我只照我的意思來寫，盡我的能力寫得清楚好懂，免得讀者看不下去。

我不情願在我的書裏，提起許多嚙嚙的人名，這批人所以能夠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大都不是他們自己的緣故。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是我們大家，我們的國家，為什麼會到現在的地步。至於那批大人物，我們也不必去硬記他們的名字；他們中的大部分除了替自己打算以外，難得有好處給我們。我的讀者只要知道很少的幾個名字，也就夠了。至於書

裏的地名和別的專門名詞，我也儘量少用，不讓讀者爲這些字眼費心。因此我的書更像學校的講義。可是讀者看過我的書之後，如果能夠明白近百年來，我們中國受列強壓迫的情形，那末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我這本書的名稱，叫國難的故事。最初會想用「近百年來列強壓迫中國的故事」這名稱的，其實頂有問題的是「近百年」三個字。歷史不是「西洋鏡」，看了一幅又一幅；歷史是一條很長的河流，從發源地流到汪洋大海裏，完全是長長的一條，不能夠把它一段一段劃分開來。河水海水前浪推後浪地過去，歷史也是有了過去，才有現在，有了現在，才有將來，不能夠指定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古代突然變了近代，世界上的東西也都換過了。我在這書裏所寫的故事，從鴉片戰爭的時候寫起，也並不是說在一八四〇那一年，英國人忽然心血來潮，要向中國來尋開心，才發生鴉片戰爭的。許多過去的原因，已經注定了鴉片戰爭的發生了。但是我也沒有辦法，爲了要省掉許多囉嗦的話，我只好快刀斬麻，丟開過去不講，劈頭就說鴉片戰爭。因爲現在中國的情形，完全由過去六七十年的

事情所造成，所以這書裏特地把前面的幾件事情，講得詳細一點；近來的事情，讀者耳聞目見，大概總有點印象遺留在腦裏，我便講得簡單一點。不過我不是留聲機器；單單報告一點從新聞紙上得來的消息，是不夠的，我所講的自然比較有系統一點。

我不是歷史家，我手頭的書本又不多，所以這本書裏，錯誤一定難免；然在我已經要感謝我的朋友，他們把有價值的書借給我查考；我不是文學家，我的書不能夠寫得活龍活現，叫讀者看了有似親身經歷，那是一定的。君蓮是第一個讀這本書的人。她不會進過高深的學校，對於一切學術上的東西，她知道得比我更少。我把她寫好的東西，叫她先讀，看她能不能夠都明白。如果她不能夠明白，那末這篇文章已經染上一點斯文氣了，我還得改過。我總是向頂好懂的路上走。

我在等待讀者看後的批評，希望我的讀者，願意告訴我。最後，我還要謝謝開明書店編譯所裏的幾位先生，因為他們給我不少有價值的指示。

施 瑛

一九三六春，上海。

目次

給讀者的信（代序）

- 第一講 一個比喻……………一
- 第二講 他們怎樣轟開大門來……………四
- 第三講 外國兵第一次打到京城……………一八
- 第四講 上海是這樣繁榮起來的……………三三
- 第五講 跨過牆來的俄羅斯……………四一
- 第六講 琉球做了贄見禮……………五〇
- 第七講 打了勝仗送了地方……………五五
- 第八講 西南的籬笆拆完了……………六六
- 第九講 怎樣失掉朝鮮……………七七

第十講	倣倣地沒有被瓜分	九一
第十一講	可憐的反抗運動	一〇〇
第十二講	自己的地方別人的戰場	一一四
第十三講	用錢買奴才	一二三
第十四講	誰說還像秋海棠葉子呢	一三三
第十五講	獨占形勢的開場	一四〇
第十六講	重新在均勢局面下掙扎	一五一
第十七講	我們只有滾蛋的份兒嗎	一五九
第十八講	英勇的抗爭	一六九
第十九講	宰割的第一刀	一七六
第二十講	瓜分？獨吞？還是復興？	一八〇
附 錄	一個年表	一九七

第一講 一個比喻

我先告訴你一個奇怪的故事。

一間高大的屋子裏擠着一大批人。這一大批人當中除了一兩個頭腦以外都飢餓得可憐。他們骨瘦如柴，他們口口聲聲喊着要飯喫，因為「粥少僧多」總是喫不飽。可是他們的碗櫥裏，卻放着許多好喫的東西，別說粥、飯、魚肉瓜果，山珍海味，差不多完全齊備。櫥門是鎖着的，他們不知道怎樣把它打開來，讓大家來享受。只在互相拚命撕打，搶櫥外面的幾個冷燒餅喫。我還忘記提起，這屋子的大門是緊緊地關閉着的，這批人不知道外面有着廣大的花花世界。外面的人，自然也不知道屋裏有着這樣一批人。外面的人想：這間高大屋子，看它的樣子，裏面一定藏着許多好東西吧，我們得進去瞧一瞧，如果有好東西能夠拿一點自然更好。

於是一個人去敲門。裏面的人只從門縫裏張了一張，看到底是什麼，他們看見敲門的是一個生疎的人，不睬。第二個再來敲門，還是不睬。第三個人用力推門，推開了一線，帶着貪婪的眼光，朝屋裏打量一下，卻被裏面的人吐出一口痰來，正落在自己的臉上。外面的人生氣了：裏面這些瘋漢，真不識抬舉。來吧，大家來用力，用力打破這扇門，轟進裏面去。再說。於是轟、轟、轟三聲，那扇老朽而不經打擊的門，立刻塌了下來。裏面這批飢餓的瘋漢，爲了自己搶自己不夠的糧食，已經打得精疲力盡，雖然想抵抗，可是那裏打得過外來的如狼如虎的這批人呢？早給他們拖下來痛打一頓，只好抱頭鼠竄，躲到暗角裏去。這些外面來的暴徒帶着鑰匙，於是打開了一個櫥門，順手拿了一點東西去。好了，這些東西帶了出去，外面的人才曉得裏面真是一處好地方；裏面的人，又是些最不中用的傢伙。那些強盜，便先先後後打進屋裏去，門窗毀壞了，牆壁撞破了，屋裏已經一點也沒有遮攔。裏面的人起初不高興，可是上去阻擋，總是挨了耳光退回來，以後只好瞪着眼睛瞧，讓他們窮兇極惡罷了。真的，裏面的這批人，自己打自己起來，常常打到頭破血流才肯罷手，對於外

來的強盜，稍微喫了一點小虧，便不高興出力，只在自己弟兄的身上出氣。結果，好喫的東西給人家搶完了，自己人仍舊餓着肚子，還在爲幾個冷燒餅，自己和自己拚命——「這一批傻瓜，」這一批瘋漢！看完了這個故事你也許要發出這樣的罵聲來吧！

我的讀者，請你慢一點罵。這一批人自然是傻瓜，是瘋漢，可是他們不就是我們自己嗎？上面這個故事，可以說是一百年來我們的國家的縮影，讓我慢慢地一樁一樁來告訴你罷！

第二講 他們怎樣轟開大門來

有許多事情，往往是名不副實的；就拿戰爭來說吧，戰爭的目標，未必像它的題目所說的一樣。好像在英國的歷史上，有過叫做「薔薇戰爭」的一場戰爭，薔薇是多麼好看的花朵，可是這場戰爭，一樣是血肉橫飛，所以有這名稱，只因為兩方面佩着紅白薔薇花，做戰士的標識罷了。鴉片戰爭，也不是真正為的鴉片；可惜鴉片命運不好，既然不肯安分守己的做藥料，給人當了毒物，又碰到這個不幸的機會，變成了戰爭的罪魁禍首，也許它自己也要喊冤枉的。

事情應該從頭說起：歐洲自經什麼地亞士、伽馬、麥哲倫、哥倫布這幾個人發現了新航路，尋到新大陸回來，一時引起了許多野心家的貪慾。他們離開了本鄉，冒着危險的波濤，到海外去開闢國土，尋求黃金。而且他們所到的地方，文化程度，大都不上本國。於是

把歐洲的貨物，運送到那邊去推銷，換了錢回來；那面的原料和歐洲所需要的東西，也可以用便宜的價錢收買，運回本國。這樣一來，國王、貴族、大商人，完全發了大財，叫人看了眼紅。後來工廠開了起來，工廠的老闆，要原料，又要推銷貨物，本國又不夠他的發展，更非要向海外走不可。一批批工商業的大老闆們，浩浩蕩蕩，到處敲着人家的門，硬要和你做買賣，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和他們一上手，經他們的明搶暗偷，你的一切便完了，整塊土地落入他們的手裏。紅種人的美洲，黑種人的非洲，全是這樣地葬送了，亞洲大陸是一塊好喫的肥肉，他們自然要來看想。「我佛慈悲」的印度，便第一個遭了禍殃。

這批大老闆們，雖然掛着做買賣的招牌，實在是明搶暗偷，來喫你的膏血的。英國的工商業頂發達，牠便做了首領。牠有的是強大的海軍，你不願意和牠做交易，牠可以叫你喫一頓老拳。牠到海外去做生意搶錢，還打着堂堂正正的旗幟呢：

挑起白人的擔子來，

揀你們最好的子弟差出去，

叫他們永遠充軍，

替他們套上韉鎖，背着委曲，

去伺候你們的俘虜，

給那亂雜的野人去當差，

你們那新捉來的百姓，都是

半個魔鬼，半個嬰孩。

這是英國詩人吉百齡的詩。吉百齡曾經在印度住過，英國人榨取了他們的膏血，叫他們做了奴才，還說給他們去當差，這真是騙小孩子的話。現在暫且承認他們在印度當差吧。他們當差的機關，叫做東印度公司，面子上是說和印度做生意的，實在是一個盜窩。他們知道，在印度的東北方，那裏有一個富麗繁華的國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裏，曾經用羨慕的話說起過，這便是中國。美麗的絲綢，飲料用的茶，做藥用的大黃，甚至於黃金白銀，那裏都是很富足的。去吧，和中國做交易去。荷蘭人、葡萄牙人、英國人，先先後後駕着海

船，到了中國的沿岸。

中國是一個老大的帝國，地大物博，自己的出產，自己都能夠供給。而且中國在過去的時候，有過很榮耀的歷史，對於外國人，向來非常看輕。外國人來做生意雖然讓他們做，但是定下嚴格的限制。外國人起初看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也不敢鹵莽地下手，所以派遣使者，和中國的朝廷商量做交易的事情。照道理講，兩個國家使者的來往，自然應該平等對待，可是中國朝廷卻不答應。外國派來的使者，拜謁皇帝，硬要行跪拜禮，好像來進貢的一樣。因此英國兩次派遣了使者來，都是沒結果回轉。通商的問題，雖然沒有解決，但是在南方的廣州，因為是與海外交通的中心，已經成了商港，外國人和中國人，在嚴厲的限制下，偷偷摸摸，做着半開門的交易，廣州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天一天繁盛起來。

可是當時做這半開門的交易，也並不容易，因為限制太凶，外國人不好自由貿易。貨物運到中國來，當然要抽捐稅。關稅抽得倒不多，但是在通商地方的官員，卻是貪錢的居多數。外國人運來一批貨物，那批官員一定要敲一下竹槓，送幾個錢給他們，才肯讓貨物

上岸銷售。爲了這種種情形，一心想賺錢的大老闆們，尤其是交易做得頂多的英國人，便開始打主意。渾蛋，這樣偷偷摸摸的做交易，有什麼好處得了，再不開門歡迎，讓我們轟進去——那些外國的大老闆，貪心愈重，愈覺得忍不下去，幾次三番，叫他們的政府準備動手。可憐我們這個老大的帝國，還睡在鼓裏。

鴉片的運氣真不好，英國人正在摩拳擦掌，晦氣卻臨到了它的頭上。中國的朝廷，根本不歡迎外國人來做生意，英國人硬要來賺錢，已經到了一定得轟開門來的時候，不早不後，英國從印度運來的鴉片，便做了火藥線。——鴉片當然不是好東西，除了用作麻醉劑外，還有許多不長進的人，吸食這東西，成了嗜好，結果不但化了錢，還糟塌了自己的身體。謝謝英國人的好處！那些大老闆從印度來和中國做生意，用工業品來賺錢還不夠，偏運來這種糟塌身體的毒物，而我們那批不長進的國民，正中下懷。大老闆們既然賺飽了錢，還損傷了中國人的身體，可真是如意算盤。中國人的花錢傷身，叫朝廷裏的官員也看不過了，於是請朝廷重新來嚴申煙禁。原來禁煙過去也禁過幾次，只是禁得不認真，沒有